

● 文化哲学

论赵世炎的文化哲学研究

萧 洪 恩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萧洪恩(1961-), 男, 湖北咸丰人,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生, 华中农业大学教授, 主要从事土家族哲学与民族社会学研究。

[摘要] 赵世炎是中共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之一, 他用马克思主义来理解列宁主义, 使自己哲学有了文化哲学的品格; 他以全球性、现代性视野来分析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问题, 显示出强烈的时代问题意识;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 既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共同本质, 又把握二者不同的时代内容, 从而提供了一种对列宁主义的独到理解, 对今天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文化哲学;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赵世炎

[中图分类号] B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5)03-0261-05

赵世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他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以全球性、现代性视野思考中国近现代一系列重大和现实问题, 并写下了大量的理论文献。

一、赵世炎文化哲学的全球性现代性视野与问题意识

赵世炎是一位土家族思想家, 但他并未把自己仅置身于土家族文化的语境中, 而是一个具有全球性视野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是一个具有现代意识的实践家, 是著名的中国工人运动领袖。

(一) 赵世炎文化哲学的全球化视野

全球化运动是起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的重大社会历史运动。随着中国近代化的历史进程, 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这一思维方式在中国的发展可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前期主要强调既超越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狭隘界限, 突显历史的世界意义, 又强调统一民族国家的独立性^[1] (第276, 277页); 后期在20世纪70—80年代以后, 强调的是“多样性”, 追求多元性^[2] (第201-203页)。赵世炎的全球化视野处于第一时期, 是从世界统一性上探寻中国现代化的相关问题。

赵世炎全球化视野是以资本主义与工业化的世界性为依据, 认定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同样具有世界性; 思考问题既要放在世界历史发展的视野中, 又要以统一的民族国家为实现基础, 突显民族国家的意义。他认为, 20世纪初以来的中国工业化运动, 特别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几年的发展, 使中国无产阶级的队伍发展壮大; 由于帝国主义侵略对半殖民地中国资本发展的影响, 使中国工人阶级革命带有民族运动的性质。所以, 中国工人阶级的斗争同时具有国内斗争与国际斗争的意义, 中国工人运动已走向国际化, 与列宁筹备的“世界革命”是直接相联系的。赵世炎的全球化思维有三个基本视角: 一是从世界问题来观察中国问题, 把“国民革命之理论的基础”与“民族问题的原理”联系起来, 强调

现代革命问题、民族问题的世界性,而中国民族问题不过是世界民族问题的一部分。二是从国际政治来观察民族政治,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经过了瓜分、共管、分立的三个时期中分析帝国主义者的政策变化,及其发生冲突的现实,动员各国无产阶级与农民阶级及殖民地与半殖民地的被压迫民众进行革命。三是从“工人本来是没有国界”的角度来观察“市民政府”,一方面把握劳动问题的普遍性、世界性;另一方面也要注意在中国特殊情况下要解决“亡国”的问题,必须是全体市民的问题,必须以“市民政府”为目标。

(二)赵世炎文化哲学的时代性特征

赵世炎文化哲学的现代语境有三个互相依赖的理论层面:一是“时代”感的强烈性;二是时代问题的尖锐性;三是时代性质的明确性。这种时代感来自于他对“吾国社会情形”的深刻剖析,来源于他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反思,总的结论就是资本主义“终于要倒塌下来”了。他特别强调了时代的“现代”感,强调“现在是国民革命的时代”,“政权终于是人民的时代”^[3](第388页);强调“现在我们生存的时代,便是列宁主义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总的特征就是“帝国主义与列宁主义之战”。“现代战争,一切战争的总形式,便是列宁主义与帝国主义之战。”^[3](第401页)中国先进分子的责任,就是“对于列宁主义研究发扬之责任”^[3](第211页)。

(三)赵世炎文化哲学的问题意识

哲学时代性是由哲学的问题来反映的。赵世炎的哲学问题及其所反映的哲学主题,就是其哲学时代性的标志。他的哲学问题意识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实具体问题;二是时代总问题;三是为解决上述问题而产生的关于“工具”性、操作性问题。赵世炎将时代总问题分为两个基本层面来把握,以构成其文化哲学的最高问题。一方面是“中国之大患何在,中国人民的出路是什么?”^[3](第157页)“中国人民于此时应该走的是什么路?”^[3](第155页)另一方面是面对十月革命,“我们怎么样?”^[3](第141页)这是关于“工具”理性的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赵世炎对“工具”本身进行了提问:“什么是列宁主义?”“什么是三民主义?”“什么是孙中山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等问题。他对这些时代根本问题的思考,构成了其文化哲学的理论前提。

为了回答时代的根本问题,赵世炎把“工具”理性问题进一步具体化,我们半殖民地的中国人民历来认定的唯一出路,“就是国民革命”。因而对“什么是革命?”“什么是暴动?”“什么是党”等等问题的阐明,就构成了赵世炎文化哲学的基本方面,体现出赵世炎文化哲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质。由于时代的变化呈现出阶段性,使上述问题在不同时期会有不同表现。因而在这一层面,赵世炎思考的是视域很宽的“政治问题”,如“世界问题”、“中国革命问题”、“太平洋的主要问题即中国问题”等。

二、赵世炎文化哲学的理论品格

目前,关于赵世炎文化哲学的理论品格问题的研究尚未见之书刊。依我们的研究可从三方面阐明。

(一)东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

从赵世炎短暂一生的历程来看,他参加“五四”运动、留法勤工俭学、赴俄国学习马列主义、领导中国工人运动等,都对他的思想有重大影响。特别是留法勤工俭学与赴俄国学习马列主义,对理解赵世炎文化哲学的理论品格有重要意义。赴法勤工俭学使赵世炎从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1923年3月,他被选派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形成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并坚定了列宁主义的哲学传统。

赵世炎根据列宁对俄国社会矛盾的分析,运用于分析中国问题,在哲学上特别强调辩证法。他认为,列宁分析当时俄国经济政治状况与当时各政党,各种舆论的呼声,农民激烈的反对战争,以及国际环境与革命运动的关系,然后科学地制定革命的原则与目的,才促使了革命的成功。而所有这些问题,可以把“同样的理论与实际辩证的运用到民族革命”上来。据此,他强调要把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问题,“以辩证的形式说起来”,因为“现代中国之经济与政治状况,即建筑在这种客观的矛盾物象与人为事实上”^[3](第104页)。他认为,中国民族革命成熟时期的条件有两个方面,即“帝国主义与军阀的热力崩溃

其前线破裂”；“民族革命的全国战线，能够统一的集中的建筑起来，组织完成”^[3]（第64页）。他的《北方最近之政情》、《善后会议中的北方政局》等对军阀间的斗争与问题的分析，都体现了他的辩证哲学智慧。

赵世炎还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当时中国和世界的问题。他认为，1924年在美国活动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情形之变动”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动因；他独特地把资本主义发展分为商业资本、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时代三个阶段，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临终时的最后刑场；他在分析英国的政党政治时，同经济的利益联系起来，即政党政治为大托拉斯资本家所控制；他指出“帝国商业利益”，“就是帝国主义骨髓之所在”，并要求中国人民要从这里来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3]（第105、106页）；他用现代化运动来解释无产阶级的发展，认为“工业化的速度是与无产阶级之壮大成正比例的”。“阶级斗争之发展与资本之进攻及军阀宪兵之压迫又是成正比例的。在这历史的必然性中，无产阶级总是竭尽使命，以至最后的胜利。”^[3]（第130页）总的来说，赵世炎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列宁主义的态度，强调中国人数不多的无产阶级在俄国革命的鼓舞和帮助下，完全可以快速地进行社会革命。

（二）赵世炎的文化哲学思维方式

赵世炎站在一个全新的时代起点上，他对列宁主义不是从传统哲学本体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而是从文化和文化功能上、从行动上去分析和理解。他认为，在变动与扰乱不息的时代，必然会发生世界革命。列宁就是时代的结晶，他引导千百万人走向为自由而奋斗的道路。“列宁是劳动阶级的天才，然而天才不是玄学式的神秘，是时代的产物，是经济的变动与革命的必然。人类社会产生天才，是用了很昂贵的历史价值换来的。”^[3]（第92页）我们看到，他对列宁主义的理解，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文化哲学基础上的。他说：“列宁把历史武装了，这一副武装不是别的，就是历史的最高文化和武器，科学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3]（第91页）“因此而遍于现世界的一切经济的、政治的、社会的与文化的现象，全是列宁主义的基础”^[3]（第394页）。

赵世炎为我们提供了用现代文化哲学分析问题的实例：中国的农业经济养成了封建军阀阶级的循环统治，并且使这个阶级逐渐壮大，同时也表现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复杂。这种复杂状况在现代世界上是无可比拟的。中国是帝国主义侵略的矛盾点，形成中国革命的基本文化环境，中国“革命的新局面与适合于此新局面的具体方案，便是从这种客观矛盾事实辩证出来。”“在资产阶级的学者或小资产阶级的玄学家，也许要否认此论，以为我们没有附和他们的‘内政不修，不足言御外侮’之主张，以为我们‘太看重物象经济’或‘妄用哲学’，其实这都是他们的恐怖之论！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之社会政治见解，没有一件不从客观的事实辩证出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革命战略，从没有站在抽象的毫无事实基础之空论上。”^[3]（第195页）这在对于列宁主义的理论与实际的了解非常有限的时代，赵世炎的这种理解是非常深刻的。赵世炎对列宁主义的理解及对中国与西方文明的一系列分析都体现了“文化哲学”的思维方式。如赵世炎在分析“学者宜半工半读”的问题时，就是“以吾国现时社会情状”与“欧西各国则或有之”的社会情形进行对比^[3]（第4页）。他批评中国当时的“迷惑的少年”，就是从批评“迷惑少年所处的家庭”即从文化批判开始的^[3]（第10页）。他分析“国家问题”也是从文化的角度阐明的，他强调可以“在国家问题中讲自身的问题”，但不能“把‘自身问题’看作‘自私问题’”，否则就可能成为卖国者^[3]（第6页）。他分析“女子解放”，也因有一个大的文化背景而区别于当时的其他人士，认为当时青年人最要紧的事就是要求“解放”——对旧社会解放，脱离种种恶习；但不只是“女子问题”，还有男子问题；女子解放应先从社会着手，后及家庭，因为家庭有骨肉的关系，还不贱视女子，只有社会对于女子毫无平等观念，男子没有解放，女子也不能解放。此外，赵世炎对自杀的社会归因等也可反映他的“文化哲学”思维方式。

（三）赵世炎文化哲学的实践品格

从理论品格上分析，赵世炎哲学特别强调社会实践的重要性，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中国化。从逻辑上讲，这一思路有三个递进的层次：首先是强调人生需要奋斗。他多次强调：“天下事不患知之不多，惟患行之不力”。“对于此事之实践终不能无疑”^[3]（第1页）。“奋斗二字，愚常奉以为人生第一要义。无论何事，皆应奋斗。生念之世，处此万恶社会，不奋斗，何以为人也。天下事托诸空言，不能见诸事实，是

亦病也”^[3](第 3 页)。“我们的努力是要始终不懈。”^[3](第 81 页)其次是把“奋斗”与马列主义结合,强调共产主义实践。还在读中学时,赵世炎就特别关注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希望北京高等师范附属中学能成一个 Democratic School^[3](第 50 页)。到法国以后,特别是经过了“二二八”挫折以后,他就决定发扬“再蹶再起的精神”,“决计重振旗鼓干起来”^[3](第 68 页)。后来在研究了“中国革命问题”以后,则更强调“我们大多数人民是非有一次搏斗不可的”^[3](第 158 页)。在这种实践层面,赵世炎以社会人群全体的幸福为目标,强调要在共产主义旗帜下正确处理人我关系。“我们努力的着眼点是在全体的利益”。“我们所过问的事务,处处本共产主义的见地,这又是一定不易的”^[3](第 80 页)。再次,是强调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我常常想,我们过去的事,都有些蹈空,所以积极便会发现弱点。我常听朋友说,国内青年受‘五四’的潮流太蹈空,不走实际,现在的最大恐慌,这话实在中肯。”^[3](第 95 页)“我‘穷极则变’,几月以来为回避恐怖的人生,不能不急筹搏乱的方法”^[3](第 58 页)。为此,赵世炎强调,当革命的权能尚不在有组织的民众之手时,革命的政权也不能为民众所得,“民众此时的责任是要更加紧自己的团结,举行更广大的运动,时时提出政治的目标,不断地为争自由,争民众政权,争民族解放而战斗”^[3](第 346 页)。因为“从组织上的意义说起来民众的革命工作要更扩大、更集中,使革命的观念与行动愈民众化、普遍化。这便是最重要的预备工作。惟有最严密的民众的组织,与最切实的政治要求,才能使革命工作日有成效。”^[3](第 392 页)在这里,他强调了民众实践“改造世界”的巨大作用。

三、赵世炎文化哲学的时代课题

赵世炎文化哲学的时代课题是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思想理论问题展开的,这一过程依次展开了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如何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中国革命的指导理论的问题;二是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总的方法问题,十月革命对中国的教训问题;三是根据以上的理论与方法,在不同时期如何解决各种具体问题的斗争艺术问题等。

赵世炎认为,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但是,列宁主义因时代的发展而有不少新的内容,马克思主义的根源是英国的工业、德国的哲学与法国的革命三者的汇合,而列宁主义则是资本与劳动之冲突、帝国主义列强内部资产阶级之冲突与帝国主义列强与殖民地弱小民族之间的冲突三者的结合。所以,“遍于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基础已经变动而发展了”,“列宁主义有些地方确实比马克思主义更发展了”。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充满了科学的社会主义之理论”^[3](第 397-400 页)。这就既从本质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一起来,又从时代和内容上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区别开来。

赵世炎从“实践唯物主义”层面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统一起来。在他看来,列宁主义“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执行世界革命,把世界革命里一切实际问题都集中汇合,找出政治上、经济上、策略上的总原则”^[3](第 393 页)。“列宁主义不是别的,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行动上,其骨髓充满了战略”^[3](第 400 页)。其基本的“就是工人、农人与被压迫民族怎样举行革命的一些战斗策略,并且是实验过的,可以得到必然胜利的战斗策略”^[3](第 218 页)。正是由于列宁主义的这一特征,使列宁成为世界革命的开创者,成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农民群众及被压迫民族的领袖与导师”^[3](第 393 页)。列宁主义的理论和实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没有办法能够分开它。

对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问题是列宁主义的问题”。他认为,列宁主义是运用无产阶级科学理论与俄国革命的经验战略综合而成的,是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与此相应,把列宁主义应用到中国来,是中国劳动阶级惟一的责任;而且在中国只有劳动阶级才能担负这个责任。赵世炎强调,“我们做列宁门徒的责任,一方面是力求学习领会,另一方面最要紧的还是遵守实行”。“中国工人阶级要得解放与自由,只有实行列宁主义。”^[3](第 221 页)他认为,“中国革命的问题,可以依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来解决”“中国革命的问题,就是列宁主义的民族问题”^[3](第 403 页)正是在这种理论思路下,

赵世炎还详细地介绍了列宁的民族理论的基本内容,反对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西斯的民族主义。

赵世炎对列宁主义的实践把握,主要又是从“工具”意义上探寻在当时中国革命过程中需要的方面。因此,他一方面是把列宁主义当成策略;另一方面是把列宁主义当成对我们的“教训”。赵世炎对“工具”意义的理解与毛泽东是一致的,这就是毛泽东特别强调的“理论与实际”统一的原则^[4](第798页)。

由于当时全国民众的责任迫切要求探寻一种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政治主张,进行反对统治阶级恐怖统治的国民革命。因而,赵世炎在介绍列宁主义时,也特别强调策略与战略。因为民众首先要明白的是自己的地位;其次,民众要明白的是此后的战略。赵世炎在他的《列宁》、《十月革命》、《“二七”纪念与列宁主义》等文中,特别分析了列宁的“战术”。(1)战术的主要成分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阶级斗争与工农联盟。(2)阶级斗争的头一件事就是需要一个有铁的纪律的无产阶级政党,这个党的基础建立在不产阶级的科学理论上,而政策在于指明斗争的形式和群众应战的方略。(3)无产阶级由组织而革命,由革命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专政是为指挥革命的进程,防止反革命的骚动,运用国家的机能,渡过到社会主义之路。(4)精确地估计敌我力量,并以社会变动的势力为转移而变动方略。其中特别注意势力的集中、明确的行动方向和目标、深入群众口号等。赵世炎还认为,列宁主义对我们的“教训”还在于牢记政权、国家、党、工会问题。“政权”的要义是“一切革命的最重要问题就是政权问题”。“党”的要义在于“工人阶级绝不怕党,而且组成党便会十分坚强”^[3](第220页)。“共产党是群众的先锋,是群众的头脑”^[3](第516页)。“工会”是劳动阶级的学校与活动园地,是“党”的坚强后备力量。

[参 考 文 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2] 何 萍.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哲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
- [3] 赵世炎.赵世炎选集[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
- [4]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5] 马祥林.赵世炎21岁当少共领袖[N].北京青年报,2001-04-28.

(责任编辑 严 真)

On ZHAO SHI-yan's Cultural Philosophy Study

XIAO Hong-en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IAO Hong-en (1961-),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Philosophy, Wuhan University, professor Huazho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majoring in Tujia philosophy and national sociology.

Abstract: ZHAO Shi-yan is the founder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one of the early leaders, he understands the Leninism with Marxism, make own character with cultural philosophy; He analyze China a series of issues of revolution with global, modernity vision, demonstrate the question of strong consciousness; In undergo Marxism Leninism realize China course, not only emphasize the common essence of Marxism and Leninism, but also hold two different era content, then offer original understanding to Leninism, the Three People's Principles, imperialism correctly, is still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Marx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oday to us.

Key words: Cultural philosophy; Marxism;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ZHAO Shi-yan